

终身成就奖

# 徐玉兰：人如白玉戏如兰

黑色的中式外套，露出精致的桃红袖口；正红色的毛衣，搭配淡雅的素色围巾；紫色的毛线帽下，一双标志性的大眼睛虽略有倦意，却仍不由让人想起当年那个“虽怒时而若笑，即嗔视而有情”的“宝哥哥”——这，就是刚刚获得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、即将迎来94岁生日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。

人如白玉戏如兰。尽管因为身体不适，已经住院近四个月，但当出现在记者面前时，徐玉兰老师还是认真而精心地打扮过自己，“做了一辈子演员，台上台下，我都希望是最好的样子。”

## 谈获奖：“只是为越剧做了一点事情”

“我是昨天（10日）才知道自己获奖的。”在上海冬日难得一见的暖阳里，徐玉兰的脸上，露出了淡淡微笑，优美而从容。

“知道这个得奖的消息，我的第一个想法是，我非常感动。”尽管已经快94岁高龄，但徐玉兰说话依然字正腔圆，逻辑也丝毫不乱。“我为党、为人民，没有做多大贡献，得了这个终身成就奖，是党对我的关怀、人民对我的喜爱，我真的很激动，也很高兴。”

巧的是，就在这个月的27日，徐玉兰将迎来她的94岁生日，而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，似乎是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。

“我的生日是小生日，自己家人一起聚一聚就算过了。”被问及此，徐玉兰连连摆手，“而这个奖（终身成就奖），在上海是分量很重的奖，是很大很大的荣誉。”

很大的荣誉、分量很重，采访中，每每谈及自己此次获奖，徐玉兰总是反复这样表示，“我只是为越剧事业做了一点事情，离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，还相差甚远！”

事实上，从12岁开始学习越剧表演艺术至今，徐玉兰从艺已经快要82个年头；包括本次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在内，获得的荣誉也不胜枚举。然而，荣誉面前的淡定、从容甚至谦逊，是她始终不曾改变的。

“真正演戏的时候，如果你总是想着要去得个什么奖、或者成个什么‘家’，那是做不好戏的。”在徐玉兰看来，只要肯付出、真正投入了精力和心血，总是会有人看得到的，“就像这些荣誉，就是党和人民对我的肯定。我真的很非常感动。”

## 谈越剧“是从血液里喜欢从未后悔”

谈起获奖和荣誉，总是语调平静、谦逊而淡定；可一旦聊起越剧，徐玉兰就不自觉提高了些音量，眼中闪烁着的，则是难以抑制的热爱，满满的回忆、怀念和渴望。用徐玉兰自己的话来说就是，“我常常说，我是从血液里喜欢越剧的。”

从12岁就开始在家乡进科班学戏，至今已经和越剧有了近82年的“不解之缘”，时至今日，回忆起自己的越剧生涯，徐玉兰笑着告诉记者，“酸甜苦辣都有，但这么多年来，从没有后悔过。”

最初接触越剧，是因为祖母喜欢，常常带着年幼的徐玉兰一起去看戏。久而久之，小小的徐玉兰心中就种下了越剧“爱的种子”，甚至开始偷偷到后台看戏班子化妆，和他们打成一片。

“那时候，戏班子里学戏的女孩子都是家境不好、唱戏谋生的。戏班子也被人家说成是‘睡在草台班，吃着空心杯’。”可当时的徐玉兰不仅家境不错，无须担忧生计，甚至还被送去学堂读书。因此，包括母亲在内，对于她“学戏”这件事都难以接受，“为



■ 徐玉兰：“只是为越剧做了一点事情”

萧君玮 摄

## 成就简介

徐玉兰，女，1921年出生，籍贯浙江新登，中共党员，越剧“徐派”创始人，一级演员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事。

她的代表作有：《红楼梦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春香传》、《追鱼》等，其中《追鱼》和《红楼梦》在1959年和1962年被摄制成戏曲艺术片，蜚声海内外。

曾荣获朝鲜劳动党颁发的三级国旗

勋章和志愿军二等军功章、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“演员一等奖”、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“表演一等奖”、首届“金唱片奖”及“百年越剧特殊贡献艺术家奖”。

还曾获全国“三八红旗手”、上海市“三八红旗手”、上海市先进工作者、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、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等荣誉称号。2008年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。

了学戏，我逃过学、被母亲打过，甚至告诉我再学戏就不要回家。”

除了家人的反对，徐玉兰在科班学戏时，条件亦十分艰苦：没有练功的地方，就在乡下的庙里、祠堂里练习；早上5:30开始不停练习，不仅浑身是伤，甚至还生过病、吐过血……

可即便如此，徐玉兰说自己也从来没有后悔过，“学戏不可能没有艰难。可是你自己真心喜欢，去努力了，投入精力了，为了这个事业决心忠心到底，一丝不苟奋斗到底，也就不觉得苦，更加不会后悔。”

## 谈戏德“越是红越是要向观众学习”

从12岁开始学戏历经艰辛，到形成越剧表演中独特的“徐派”蜚声艺坛，从艺82年，徐玉兰不仅充分展示了越剧艺术之美，亦演出了三百多部剧作，塑造了无数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。

然而，时至今日，每每谈及越剧表演，徐玉兰挂在嘴边、提及最多的，既不是自己的知名剧目，也不是塑造的经典人物，而是台下千千万万的观众。

“我常常对自己，也对我的学生们说，越是红，越是要虚心，越是要听观众的声

音。”在徐玉兰看来，表演中，观众是最好的老师，而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，特别是批评的意见，更是推动表演者们进步的动力，“舞台上，光听到观众叫好的、捧你场的，永远不会前进；观众不说你好话，却批评你这场戏哪里做得不够好、指出哪一点可以换个方法演的，反而可能是把你自己的没想到的点破了，思路也能因此开阔，说不定这场戏以后就可以演得更好。”

也因此，“戏比天大”“做演员心里一定要有观众”，成了徐玉兰言传身教给学生们的重要内容。

1997年，徐玉兰在美琪大戏院演出《送凤冠》里的王玉林。戏里王玉林因为错怪了妻子，妻子又不肯原谅他，为了劝妻子接受凤冠，他必须又求岳父、又求岳母，还要去求爹娘，让他们前去相劝。当时，徐玉兰已经76岁高龄，可在演到这段时，穿着高脚靴的她，依然毫不松懈，既要不停下跪、还要唱念不停，这样的场景让台下的观众们都心疼不已，站起来喊“不要再跪了！不要再跪了！”

“观众们是体谅我，但是我不能减低标准。做演员，心里一定要有观众，该怎么演就怎么演。”就这样，徐玉兰还是一丝不苟演完了整场。

## 谈表演

### “做演员小处一定不能随便”

除了时刻保持虚心求教的态度，永远把观众放在心里外，82年的越剧生涯里，徐玉兰在表演上的追求也是精益求精，从未有一刻放松、怠慢，连细节都会格外留意，“做一个好的演员，小处真的不可以随便。”

“我演过许许多多角色。每一个角色，我都会去分析、研究：他（角色）有什么性格特点，他的情绪怎么表现出来。越是难以表现的角色，我越是喜欢。”谈及自己的表演，94岁的徐玉兰显得格外激动，如数家珍般的向记者“历数”揣摩过的那些角色：

演《红楼梦》的贾宝玉时，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贾宝玉的形象”，但怎么把“贾宝玉”真正的人物特征把握好，演成“不一样的贾宝玉”，徐玉兰为此专门留心过和贾宝玉年龄相仿、十几岁孩子们说话时的神态、走路时的姿态、不同状态下的不同表情，最终将“贾宝玉”塑造成了一个敢爱敢恨的热情男儿，让很多人至今念念不忘。

而演《西厢记》时，为了把握“张生”狂但不过、风流但不是花花公子，她不仅反复看剧本，还特意去听说了书、读原著，借鉴细节，把握人物。

“做了这么久的演员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：路上有人吵架了，我碰到了，就会停下来看一看。”看到记者略有惊讶，徐玉兰笑了，“我不是喜欢看热闹，我要观察他们吵架时的表情、动作这些细节，都是可以用到角色上的。”

也正是因为这样的“不随便”，徐玉兰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，台上和台下都保持最好的状态，“哪怕到现在，我还是希望能打扮得精精神神、清清爽爽来接受采访。”

## 谈期待“身体好了还要指点年轻人”

从未后悔过选择越剧，永远保持着谦逊的姿态，始终坚持着艺术表演上的精益求精……采访的最后，徐玉兰满怀深情的告诉记者，这些82年的越剧生涯里，一点一滴积累下的宝贵财富，她希望能一代代继续传承下去。

“其实我最担心的是，现在的青年人，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太多，路子也宽太多。”悠悠叹了口气，徐玉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。“年轻人，不演戏，现在还可以去唱歌、拍电影；戏做得好坏，也无所谓，反正唱得红就继续唱下去，唱不红，就去做别的。”在她看来，这样的态度，很难静下心来，做出好戏。“现在要演一场戏，经常想要大制作，就要花很多钱。”然而，在徐玉兰看来，这样的“大制作”，如果演员不用心，戏出不来，也不会好看；相反，如果演员用心，哪怕制作不华丽，上乘的表演依然吸引观众。

“2012年，有外地剧团要演出当年我们的《西园记》。”徐玉兰说，尽管当时已经92岁，但为了这部戏，她还特意从上海赶到外地，待了整整五天，“给他们排戏，一点点抠戏。”为了节省经费，徐玉兰还叮嘱剧团不要花太多经费在服装、道具等上，“以前留下的，能用就用。”最终，这部只花了十几万元的《西园记》演出大获成功，票房也很好，“演员认真演、好好演，观众们都看得到。”

徐玉兰说，现在她最大的希望就是，越剧表演的年轻人能够继续传承以前的优良传统，“大家一条心、团结一致，不要为名得利，而是真正为艺术而演戏”；她也笑着说，对自己也有希望，“我啊，如果身体好了，还要指点年轻人，为他们出点力！”

新民网 李欣